

美術叢書

三集第十輯四冊



376622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昭和 13.8.26

臺北帝國大學圖書

談藝錄

野殘鄧實編次

繪事

書

彫刻

文具

玩具

音樂

金石

金冰

音鏗

樂星

文具

湖深

音

像母

世無取實識夫

類書編

談藝錄

繪事

趙雪余島與吳遠度

閱竹史畫多矣此卷觀之最後蓋在韓江同客時也清簟疎簾展玩一再不知身在畫中畫外竹史題曰倣元人筆余謂借佛說法神明之妙自足千古耳

祝同山壽題竹史卷

頃觀大作蒼勁淋漓精妙百出如瀟湘萬頃烟籠雨注恍惚不可擬議洵神品也

邵公遠德延與汪懽漪

閩中曾波臣傳神妙腕橫絕一時曩爲查子于周圖朱姬楚生一小影至今  
海棠韻謝筆墨尤香又爲吾杭謝曜仙寫照宛然轉相重生笑啼活現恨我  
輩又屬隔世不能共嫺寄小樓坐花醉月時也

查于周望與余子襄論畫

昨觀足下圖障不作畫看不似畫也似畫不成畫矣再觀之山欲飛水欲活  
草木森森欲動冥冥洞幻變化無窮吾驚焉噫足下之心不可測矣推不可  
測之心不爲畫而爲事則畫圖遍滿人間又不在紙上也足下甯爲畫乎甯  
爲事乎吾將坐臥其間十日不去若甯爲事請足下扯去底本吾將打碎虛  
空爲君拈出自家眼目

曹秋岳浴與吳竹史

甲乙之後故宮畫卷散出人間所見幾滿萬軸涉歷既廣目力不搖眞質可立判也余自快具此微長頗怪時人間有寢食其中又覺刻畫過苦求創守各得妙合天機未能數數相如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子瞻又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今日見遠度畫乃無間然覺從前多畫障願藉微妙力淘汰眼中金玉屑也

蔣栝與吳竹史

余不知畫每見妙筆輒喜贊不置口往往動人姍笑不知聞韶護而稱美觀威施而悅心不皆知音好色人也余仰先生名久矣今天涯邂逅敝裘破帽把臂論交如舊相識不審何以得此靜觀此卷實獲我情也

龔孝升鼎孳與吳竹史

遠度今之黃癡倪懶也金陵未得相見余懷之二十年今秋顧我病中出示此卷一望其氣韻不凡坐臥其下蒼深高潔頓移我情昔山谷與人書謂人胸中不用古今澆灌之則塵俗生其間覽遠度畫知其澆灌至矣

徐文長渭題畫

觀夏珪此畫蒼潔曠遠令人舍形而脫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失惜哉雲護蛟龍支股間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羅集功與伊曾菴

偶從友人扇見所作起蛟圖輒題附郢以爲真耶何爲宛宛蜒蜒僅盤旋於扇底以爲畫耶何爲風雨夜來便當破扇飛去

汪懽漪淇與吳岱觀



昔荆浩善畫山水謂道子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成吾一家之體吾見其人也蒙賜佳筴奉作冢珍但慮妙畫通靈終當飛去耳

沈宣子九如柬藍亦輿

聞有七襄圖圖一時女校書拔其尤作卷中人又多諸名公傳序詞贊皆狀其明眸善媚鬢輔垂歡較春風十里揚州路更自寫生入妙余獨怪楚歌吳女趙瑟秦箏聚長安者不知其幾而入圖不作百眉僅以七襄終日何其嚴也文正屬意於小鬟溫公見譏於拘相歐文正盧媚兒口中嘗作芙蓉香我輩鍾情一之已甚假使七襄相向按指披圖遂疑用愛之不專公當何以自解乎頃欲力假一觀且將吮筆拂楮以小言爲七襄再飭粉黛能許可否

高爾達士與俞聖詮論畫

昔人以畫名家大抵惜墨如金惜墨云者不徒取其淡筆亦或取其濃筆濃淡之間顧用筆何如耳時而用淡不見其爲淡時而用濃點染之妙方是化工之筆僕有粗筴一握得兄蕭疏數筆若淡若濃別趣自生僕固不善畫細玩之覺竿頭更盡

張履安國泰與友

昨得青藤雪裏荷花畫一幅初覽之以爲謬甚及讀其題詞曰六月初三大雪飛碧翁却爲竇娥奇近來天道也私曲莫怪筆底有差池之句始信其非謬也一經慧心人拈出便覺有奇思妙義開拓人無限心胸至其花葉生動用意入神不數黃荃徐熙之點染矣豈非後來者居上乎老伯深此道三昧

者乞高車過我向梅花深處作半間觀何如

汪憺漪淇與黃九烟論畫

僕性喜畫而最惡庸俗印板之畫彼前林後山左亭右橋濃淡相配疎密適均者皆所謂印板耳此何用幅幅著筆但須鏤板數片如除夕桃符殺青染色懸市發賣足矣僕取之畫則必有別情別趣生氣飛動其峯嶺林壑俱另是一番境界迥出意表令觀者神情軒豁恨不將身跳入其中昔人所云能移我情又云引人着勝地者乃爲畫中三昧然此種筆意絕不多見近日惟吾鄉吳岱觀查二瞻庶幾超俗真可人之意兄翁以爲然否晤時幸爲多索之

王古直彖來與友

前賢工力多不可測者余往見沈石田畫疎枝老筆絕去畫家蹊徑洵爲一代神物及見其花草翎毛精妙入神又何其巧奪化工也因思技不至十二分不老不至十二分不傳讀書力學者亦然今人少有所窺便欲自豪當世眞是夜郎王面目未嘗見漢大也

汪幼闇光破柬晉二

僕兒時侍大父側適蜨庵先生枉過大父出素紙索畫先生躊躇四顧已而舍之與大父話舊事轟飲狂笑若無意于畫者半酣忽亟起索筆不移時而畫已成尺幅中烟雲出沒不可名狀乃知王宰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正是其不輕下筆處也

惲正叔格寄謝文侯

元人好作華溪漁隱趙松雪倡之王叔明亦作數幅或皆有所寄托而爲圖也昔人又寫漁樂如巨然李范時時有之今先生亦好寫漁樂風動浙中余所居北鑑湖爲近自號鑑湖漁隱欲先生圖之竊比松雪之華溪也但未知先生能寫漁樂亦能寫漁愁否他日持箋索圖當發大噓

梁蘇公楮與竹史

嘗見人題畫之佳者則曰逼真而名山勝景登眺之間又曰如畫豈畫者爲眞眞者其畫也宇宙奇觀如畫自在天地間第摩盪意中不能形之筆墨耳今觀竹史畫烟嵐雨壑野樹平蕪千態萬狀若舉宇宙間幾許名山幾許勝境而盡之尺幅中矣畫者眞乎眞者畫乎個中三昧癡人乃得解頤耶

陳伯騶與竹史

余家舊藏有梅道人竹卷于巉岩枯木中間出風葉露梢瀟灑出塵已亥淪于寇火追歎無極甲寅吳門又得夏仲昭一小幅墨致不凡未暢厥旨偶閱先生此卷滿紙天真絢爛離奇神明獨運蹊徑都化殆前無古人矣乃知文人筆墨所至精妙巧奪化工豈徒曰後來居上耶

彭秋水蠶與竹史

余家有樂隱園在瀨上蓋九世矣古木老藤幽篁翠篠濃陰可覆百畝山亭水榭雨過荷香不復知人間有暑故謂之夏林二十年於外虛負此君每縈懷抱庚申六月於潮陽郡齋喜晤竹史先生出示佳卷披襟展玩墨瀋淋漓蒼烟浮動恍坐我宜山堂畔也先生竹深得與可之神近代惟周墨農楊雲竹彷彿近之

沈去矜謙與黃使君

倪瓚山水並不畫人或問之瞠目大言曰世上安得有人也今足下之所染寫盡屬粉黛裙笄亦謂十四萬人皆非男子耶

李東琪式玉與張覺菴

足下所藏吳仲珪倪元鎮沈石田畫及仇十洲上林卷子皆希世之珍于今鮮覩然世人多愛仇畫不知吳倪沈三公飄飄數筆正不減千乘萬騎惟僕能爲此語惟足下能賞此語也

曹秋岳浴評遠度畫

山水中着竹自馬遠父子始便覺五岳中不可一日無此君然與可妙于竹不能山水北苑華原輩平崗複嶺偶作細篠無梢雲曳月之觀乃知古人猶

乏兼長也遠度畫無所不造極如司馬子長傳瑣屑事移全身精力赴之能使處處生動人所有不必有人所無不必無遠度得之矣

韋湘疊鍾炳評遠度畫

竹溪六逸見之杜工部送孔巢父長歌此卷唯三人卽此亦見不襲古人一字意此三人得無遠度有所點會未識肯著湘疊漁者否私願置身此君間不必扳舷欲墮效宋人惡習也

黃史宗文翰題竹村情話圖

竹生平原植墻下萬竿齊起自然挺立干霄若托根深山邃谷中嵌空嶙峋以石髓爲液烟嵐作長養白雲往來清泉靜照則其生也矢矯陰森如羣龍戲珠紛拏不定自然之理也竹史其得山之靈不必其胸有成竹者耶竹盡



村來別成一徑柴門野水古木幽窗三人情話絕不借此君一枝真畫家之  
最高者起止有神烘染入化更不可以言語形容當急拜下風矣

沈去矜謙謝黃素心畫美人

反側十年佳人難得珊珊自西方來者是耶非耶但問之不言招之不下反  
恨虎頭不以棘針見遺也

釋獨任大雲題林天木畫

雲烟混一真似匡廬絕頂筆墨淋漓又若仲圭家法蒼雖稍遜秀復過之蒲  
庄居山樓但覺雲生衣袂矣

又

畫家重人物此唐及六朝習尚也後代多重山水視前爲一變宋南渡後剩

水殘山不堪圖畫然而文人墨士非朝朝染翰無以寄閒情吾阮以生枯之筆胸藏丘壑腕拂烟雲或得意元章而參以子久或臨倣摩詰而綴以雲林大抵寤寐不離古人而濡毫揮灑任意縱橫雖云學力精研實由天資高邁觀此數幅清潤秀逸澹遠多姿可謂能移人情而衆山皆嚮矣

葉龍眉袞與孫阿匯

史公游遍名山大川始能著述以文人筆墨借山川靈秀氣激蕩之成奇展先生畫冊若游我于黃山三十六峯泛我于武夷九曲二十年游山之興於茲一慰然此先生拳石勺水耳至求先生氣魄神韻所聚則又在東岱西華南岳嵩恆之間他日訪先生於龍蟠虎踞中作五岳四瀆一巨幅借以臥游不越江左得了向平之願覺盧敖杖跡所到猶僕僕多事耳

丁素涵潔與邵樾森

昨在青門座上遇武源沈子爲予寫小影草衣羽扇行大澤中不覺翩翩欲  
仙真長康妙手也側有奚奴荷插以隨昔劉伶云死便埋我今沈子生葬我  
于白雲深處蒼蒼者山悠悠者水一望不見人烟村舍何況酒罍君其急呼  
斗酒共澆之

陳旻昭丹衷與周減齋

昔人寫花草極體物之妙畫魚便忌鱗鬣分明纔分明便出水死魚矣當如  
烟樹荒塚急雪行人如圖瀟湘夜月漫沒綿渺始得其漾花吹絮如忘江湖  
之樂耳從先生得見舜舉此卷如坐溪澗傍不作江湖想也

高康生阜與蔚生弟論畫

畫山水雖與人物花草不同然當得其神氣則細大總無二致嘗見陳章侯畫絡緯娘項前二鬢騰騰隆上如一身全力赴注於此者自根至杪不得徑以灣直舉其妙偷山水家具此手筆則一切崢嶸蕭瑟變滅不定之光景無不逼矣予冬日坐明牕牕格內紙僅三寸許日光射蛛絲影飄其上度可二寸有餘細塵微封其上隔窗視之其窈嫋縱送屈伸自如之狀並塵封若有若無一二肖似真有畫家所不能措手者吳道子李龍眠諸公想當從此悟入然則工畫豈必遠求藍本專事臨摹爲哉即有事臨摹亦須先得此意爲貴耳

陳子厚德裕 柬徐幼直以畫筴見惠 迴文

公名轟耳已久畫之奇特真筆筆寫生手隨處布景飛鳴宿食則鳥風晴雨

露則花峯迴徑曲泉湧雲飛幻態奇情心賞目悅神絕之技古今無幾  
幾無今古技之絕神悅目賞心情奇態幻飛雲湧泉曲徑迴峯花則露雨晴  
風鳥則食宿鳴飛景布處隨手生寫筆筆真特奇之畫久已耳轟名公

胡楨菴文 祥致蔡聖希

寫照以供歲時祭祀此爲人子者一點仁孝之心獨程伊川云今人以影祭  
或一髭鬚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弟謂此語單要掩抹畫工耳當  
世畫工卽有周昉其人工於寫照極得神情笑語之姿正難免于髭鬚之  
不相似也况弟之筆極平常而令先尊道貌極古異以平常手摹寫古異貌  
幾何而不見攘于伊川之門乎特推兄仁孝之心姑以是塞責則亦有徐文  
貞先生苟一髭鬚相似便是吾親之說聊以藉口云耳承論惠我以寶籍幸

于牙籤緗帙中檢發一二種有益神智者

謝睿庵起蛟與藍田叔

向得蘭石數幅每當冬春之交懸之壁間把酒相對覺蘭葉栩栩欲動清芳滿室某之依依左右也久無間然今聞應蘇州太守之請想舟行數日甚暇賚到綾紙數幅或卷或條一惟興之所至蓋舟中夾岸桃花一棹春水西湖煙景虎丘山色盡舉而收之目中知下筆有化工矣不腆之儀以牘記室畫畢煩爲藏寄不然恐有力者負之而趨也

諸虎男匡鼎與惲正叔

覺菴先生謂足下旅舍炎蒸無能消暑特攜十洲子虛上林圖欲僕同過足下觀之纔一披展覺林風動窗海水湧案車麟馬馳之聲彷彿盈耳稍可爲

足下以招北窗微涼尙冀以麗句咏之耳

宋祖謙損云與胡元潤

徐青藤有言吾老年作畫如登州海市時而有時而無僕固不工畫近日拈筆輒如泰山沒字碑

又

寫生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於文杜少陵之於詩也

又與盛伯含

昔人論作米家雲山當用淡墨焦墨積墨破墨潑墨非獨米家爲然古名家作畫無不如此李營丘惜墨如金董宗伯常有言作畫不惟惜墨亦當惜水

古人皆以渴筆取妍今人乃以爲雲林一家法不然也

又與胡元青

東坡論畫謂筆略到而意已具足下畫即筆不到處意已先之矣故與貪筆墨之功者不同也

又與郭去問

見足下落日照大旗圖尺幅之中酸風涼激不必十載征人即一往已堪白頭矣

又

每展足下畫便思放杖投足此自足下精神能取人於毫楮之外也

又與陳章侯



昔人云傳神寫照在阿堵中老蓮寫文姬便令縑素有聲有淚轅文夫子以儷都尉僕以之擬河梁之篇矣

又與周櫟園

吾師此冊真是披沙檢金東坡云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他人狼藉堆頭拾得蜚蜋彈耳雖多亦奚以爲

張大風風與張瑤星論畫

此事有悟亦有證悟得十分苟能證得三分便是快事前輩有言我所恨者未具此手先具此眼又云眼裏有神腕中有鬼都是說見到行不到乾慧之無濟乃爾

又與鄭汝器

畫要近看好遠看又好此則僕之觀畫法實則僕之心印蓋近看看小節目遠看看大片段畫多有近看佳而遠看不必佳者是他大片段難也昔人謂北苑畫多草草點綴略無行次而遠看則煙村籬落雲嵐沙樹燦然分明此是行條理於粗服亂頭之中他人爲之即茫無措手畫之妙理盡於此矣絕非近日承學家所指之董也

又與程幼洪

善棋者落落布子聲東擊西漸漸收拾遂使段段皆贏此奕家之善用鬆也畫亦莫妙於用鬆疎疎布置漸次層層點染遂能瀟洒深秀使人即之有輕快之喜

王覺斯鐸答周元亮

我輩一宵便足勝人僞交十年畫冊輕秀尙少奇古深厚生創已題數幅今尙□尾何日三萬頃太湖蒨峭廣博收吾兩人筆底大海磅礴作驚濤簸天語耶

張瑤星鹿徵與程端伯

十年以來頽放山谷雖海內名碩鄉達尊如先生而未獲時勤教益疎懶之罪踰稽越阮矣孝翁寓齋一奉笑語而後關焉久之先生翔步霄漢而弟匿影空山雲泥旣殊鱗翼久絕其爲瞻戀罄竹莫伸邇來落魄無似托鉢東牟故人挽留援止而止從開來壁間見白雲碧圖外師造化內關心源非獨時流所未夢見較前身畫師未知孰勝也所作臥遊圖當不下數十卷千古大觀長安紙貴拱壁駟馬未之能先弟雖棲心物外諸念斷絕而懷想翰墨不

啻調饑望以一二紙見寄非敢言心慕手追領略萬一但得焚香靜對骨憂  
青玉身入鏡中於願足矣若更出新篇數十首申藤疾掃以惠故人熟讀詳  
玩如共晨夕則隴蜀兼收邢尹并集未知餘生有此厚福否耳草野倨侮幸  
不爲嫌

范文白驥與就園

顧陸而下倪黃而上風流未墜不特氣韻高亦緣本領大耳昔人欲以五百  
卷益令穰畫心便是此意

江遙止念祖與周減齋

黃子久從北苑樹基而老筆縱橫饒有荆關遺意今日以虞山片石畫子久  
以荆關諛雲林老人似未得二家宗法也

胡介與周櫟園

畫羅漢不在怪樣正使眉目一如恒人而道氣沈鷺生人敬畏心爲足尙耳  
蘭谿貫休十六軸亦曾見之而心無所矜也只覺其醜獍耳

又與吳冠五

老蓮畫梅故作支離肥白曩常問之答曰須懸五六步看耳遂授以法媿不  
習耳

又與高蔚生

昔人謂畫牛非清玩不知極細潤之臺閣人物其中之牛正多正不如夕陰  
朦朧玩此黑牡丹隱隱似聞短笛聲也

吳遠度宏與周減齋

萬壑響松風百灘渡流水是趙文敏最得意巨軸今爲婁水王尙寶收藏僕未之見而以意爲之世間尤異亦自夢遊幾度然後見更妙

劉簡齋榮嗣與惲道生

足下高眠霄漢俯視塵凡顧獨戀戀念敬仲不置則敬仲亦可自幸非俗矣佳畫迥然筆墨蹊徑之外摩詰自命前身畫師以至宋元諸家本朝文沈無不以文人得畫名讀書破萬卷豈獨爲詩用耶五唐人皆唐詩別調清虛冷雋塵外自喜一經高人洗發韻致更覺新妍古人顏面時賢眼孔應俱轉動鑿拔之權重矣服服謝謝

梅杓司磊與周櫟園

昔人云吳李以前畫實而近俗荆關以後畫雅而太虛自元人一以唐相高

無論亦法宋人幾無生活處先生所示諸畫尙留得一半在要之積習成尙風會使然噫豈惟畫哉

顧清甫源答太初索畫

眼前國士筆底江山不假一毫氣力總是現成受用莫學他頭上安頭今年在這山裏坐禪明年向那山裏結夏打算到臘月三十日見你有甚麼公據道人今在紙皮墨點上通個消息無滋味中也有少許鹽醬一一透得過舌根管教你人骨入髓

又寄雲溪枯木寒泉圖

既云出世當有出世事這斷紙殘墨要作何用若向這無用處討轉著巴鼻一切事而作佛事借錯認枯木寒泉也莫去尋枝摘葉雲溪他日而得其精

忘其麓

周明斌 庚遊英州觀音巖示弗人

英山突兀竦詭僕最愛其入手處譬之名家伸紙將畫偶爾落墨點污紙上  
遂以勢成之幅圖完好爲峯巒爲草樹爲人家爲崑崙樓成爲禽魚爲雲氣  
往來爲馬而飛空騁轡以遊察其起止有倫無理不可以常法律也

又與仲嫂

林媛松石圖已見歲寒之志欽其至性以一絕風之畫首矣亦不敢展玩恐  
風雨悲鳴也

龔半千 賢與胡元潤

畫十年後無結滯之跡矣二十年後無渾淪之名矣無結滯之跡者人知之



也無渾淪之名者其說不亦反乎然畫家亦有以模糊而謂之渾淪者非渾淪也惟筆墨俱妙而無筆法墨氣之分此真渾淪矣足下兄弟世其家學沉酣夢寐於枯毫頑石間者四十年吾竟不能窺所至夫未離閭閻而設五岳雖稱亦謗也余何敢

又與惲香山

繪事家多爲筆墨使道生是使筆墨者所謂其愚不可及也

又與胡元潤

作畫不解筆墨徒事染刻形似正如拈絲作繡五彩爛然終是兒女子裙膝間物耳足下筆墨各有別趣在蹊徑之外油然自得蓋能超凡脫俗者恐未免下士之笑也

林鐵崖 嗣環與胡元潤

蕭疎數筆必意思橫闊乃勝耳孫可之稱高錫望文序事說要害在他人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知是解者吾告以畫兼爲近日假雲林喝一棒也

王覺斯 鐸與周櫟園

洽公吾不知爲誰其畫全撫松雪趙大年穆然恬靜若厚德醇儒敦龐湛凝無忒無桃燈下睇觀覺小雷大雷紫溪白嶽一段忽移入尺幅間矣

許有介 友與周減齋

章侯花草冊忽覓又不得令人背熟數當遲見一日耶容細搜以請

又

榮木畫容再留作五日而後別共二十四幅當併日臥坐此中亦須一月快遊

又

別榮老畫去如一故人遠行矣是多一相見也紙佳極當集諸子閉門爲師作山水花卉十日內可報命也野籬寒菊必欲得佳詠幸破悶爲之候教之心奚啻望江瑤柱

周百安 圻與高康生

每展畫冊見蔚老以性命應我使人惶汗畫式一紙康老便中爲我索同人新作蔚老不相棄不妨再爲我作之不能作官隨人穿鼻終日作此不要緊事每每自笑然不如是則弟死於蠻煙毒霧中矣康生憐我

又與黃濟叔

夜來與冠五小飯遂爾大醉燈下任筆題尊冊不覺無倫無次知不免大方胡盧也蘭次一段自覺瑣屑然古人文字偏於極瑣屑處寫得其人鬚眉生動不肖雖非其人竊有志焉知公不以爲嫌也

又與胡元潤

一水一石藉以輔理性情今人畫但貢人以喜導人以躁妄耳與性情何與僕三十年此道見他人畫漠無所動見元潤略一涉筆便勿勿移情僕不自解也世人妄爭壇坫讚毀紛紛如如元潤者當別置一座於青蓮花上毀旣無庸讚亦不著昔人欲藏書名山以待其人字句紛紜非名山所耐惟當藏者一邱一壑庶相愜耳後世必有知元潤者元潤自愛

又

古人設色見素今人設色見彩惟元潤能悉其故幸以語我

夏樂子荃東友惠紙索畫

日昨蒙楮知白枉顧弟正在醉鄉未得報謝今作無聲詩已翩然而就梅道人黃大癡乃弟守家奴勿嫌其清疲粗拙也呵呵

又答劉無叟

吾鄉李周生家在松蘿僑居白下書畫名家也今作古人矣弟少與游藝見其放浪不羈遇聲姬則身入花叢逢好客則情耽俠魄萬兩黃金隨手盡一枝鉄管聽人驅有豪士風無藍儒氣兄欲訪其高蹕當於翰墨中求之

又柬程奕先索竹

日前蒙委畫竹失紀其人之名非徐陵不善記人字渠字自難記也竹成矣揮墨而就頗有月落中庭之勢令此友坐臥其下翫瀟灑清風一天塵俗自解萬無致袁尹前來使胥吏多人擾此君也

又答丁弋雲索畫竹

足下謂年踰四十尙未舉嗣今爲寫竹一竿新笋簇簇其下已足爲吾兄先兆矣春雷時鳴龍孫陡發恐我弋雲旋馬階不穀爲諸郎舞斑地也弟有同病願言善珍

又柬丁弋雲論畫

弟近寫竹欲使文同束手仲圭擱筆又畫山水盡智仁樂事發豪曠天懷謂倪家迂黃家癡米家顛不如一磊人豈不誕甚然磊人不誕不成磊人磊人

將入畫之禪窟矣足下能許之否

又答吳仲徵論畫

弟生平好客黃金盡矣結得一箇痴友迂友顛友終日以三君子爲法年來學得些伎倆有好事者攜剡素來償酒債弟亦不責其太多常思一管筆可以代得兒子恐兒子未必有此筆之孝無田有米無金有錢無釀有酒皆此筆處來雖不能敵我兄頗亦得力

又答仲徵論畫竹

弟家乘在宋在元亦有翰林亦有向書後人總不見提起翰墨場中但說得一箇夏景景并不見有文章傳世事業過人祇恃得一塊墨揮成一幅竹當時人云夏景一幅竹江南一錠金只今以爲美談吾家藏有一幅奉爲珍寶

翰林尚書子孫多不紀其文可知人籍伎業以傳不必侈文章誇事功也

又答查篤生論蘭竹

不佞少依師父讀古之餘即留心畫蘭竹二種以蘭爲香祖空谷足音竹稱君子虛心直節不謂游藝三十年乃漸入其佳景其中神韻莫測非畫工所能傳也恒讀趙子固畫蘭詩其詩曰龍鬚鳳眼致清幽花朵參差莫并頭鼠尾釘稍皆合格折腰斷臂亦風流又讀石室先生畫竹詩云牆東竹影是吾師濃淡交加自得之蛛網虫窠俱不累獨嫌格眼走圍棋解此得其神韻矣

又畫竹贈友

歲云暮矣無物獻芹漫寫一竹爲君掃去窮氣俗韻亦吾家仲昭一錠金也

又答謝汪右子贈硃



承兄翁賜硃點畫即作秋色一幅真稱霜葉紅於二月花矣謝謝又命作雙松爲友人壽歲寒之姿所以亭亭直上者惟弟獨知其意當不與畫工相似古語云培塿不生松柏以其淺也又云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以其儉也弟讀古有年終歲食貧而昂昂自若豈非松柏其身耶爲人寫圖實以自寫呵呵

又答友學畫竹

弟月夜靜坐見牆頭竹影照映四壁遂悟石室先生畫竹之意非果有粉本爲之師也吾兄欲學此君須知此君參差瀟灑之韻當從君子中求之葉欲其文枝欲其謙節欲其堅而體欲其直至心虛不能寫則以意度之心虛則體直體直則節堅節堅則枝多謙讓之容而葉饒瀟灑之韻矣以稱君子不亦宜乎善學者悟之

書

吳遠度 宏與周雪客論書

做書與臨帖兩途也若認作一道大謬臨帖絲髮惟肖無論矣做書但做其  
運筆做其結構若肥瘠短長置之牝牡驪黃之外至于引帶粘斷勿問可也  
若留于所不當留枉費一生氣力皎若太陽升朝霞灼若芙蓉出綠波于美  
人何有而遠近皆以爲有此固知人情在阿堵中

倪閣公燦與王安節

昨得一碑刻一爲歐陽詢昭仁寺碑一爲易州鐵像頌乃唐蘇靈芝之書靈  
芝在唐不甚著名而字甚壯偉有顏李遺法乃知唐人即不善書者其學尙  
勝于後世以書名者也

裘亶生與汪行章

昨從書簾中得之狂草勢若驚龍天矯不可名狀風雷之夕定當破壁飛去似此神品兄亦未能多得其在以須濡墨耶

周百安圻與胡元潤

索弟書者但求舊連四紙便堪揮灑綾縑皆不敢書王荊公作字未嘗輕用縑帛獨於佛經用之大有理千絲萬絲織來一筆兩筆塗去弟詩即不惡字即不劣亦不敢造此惡業也

又與廷獻居士

古人論書書必有法莆莊獨曰學書無法也知無法則無法而非法學書若有法即是限量一有限量竭盡腕力不過徒似而已書法果圖其似乎蓋人

之資有不等筆不健而練健健而要活已活矣長短小大絕無端倪一字間有圓活有秀健有舒展有結構不以一法而落筆不以一長而取妙如生龍如活虎如飛騰如蹲踞人不得而見神不得而跡法也學也無往而不具矣

黃九烟周星與周江左論字

翰墨一道世推晉人至今日而衛索比肩鍾王接迹嘗思史皇造字時天雨粟鬼夜哭鬼哭固屬無謂若使造字之人日日雨粟豈不足果普天下寒士之腹何至饑來據案歎一字不堪煮耶

吳殿升殿元復友人索書

以書爲傭不能也以字作貨僕又不肖惟思坐青山白雲間好友披襟名花接席興至則撥墨疾書烟雲滿室則僕所大願至若書美人之歌扇寫名姝

之練裙令婢子焚香侍兒捧硯卽援毫竟日曾不生勞若強作應酬則憊矣  
被人督促抑又憊矣挾三寸不律以供無盡之求竊謂元常逸少何苦貽此  
孽根使人役役不已雖然猶未惡也最惡者尾後署顯者之爵牋末書俗客  
之名則僕數年來恥不爲此今足下所委正最惡之事也欲書則負已不書  
則負人兩者權衡均屬未善不若姑置几案間勿限以時日俟僕大醉不省  
恥辱時展筆迅書了此一段惡趣庶心不致與十指作訟足下以爲何如

李考叔穎與胡先生論字學 迴文

得心應手之書技進乎神專心習學要在古秀生動用筆由法晉在羲獻唐  
在柳顏宋在蘇米明在文董流傳古今共相師法議擬揣摩勞心竭力惟兄  
與我

我與兄惟力竭心勞摹揣擬議法師相共今古傳流董文在明米蘇在宋顏柳在唐獻羲在晉法由筆用動生秀古要在學習心專神乎進技書之手應心得

王仲昭 嗣槐復野鶴惠書帖

文與字同體其工者皆足傳而字爲難文以篇章音節載其精神自非祖龍烈炬與天壤同弊字則不然鍾王妙蹟一經臨摹神氣去而萬里而世無不刊之木不磷之石可以歷灰劫而煥然舊觀伯喈去晉逸少去唐終百有餘年而真蹟已不可多得太宗掩取於僧舍鍾繇盜掘於塚間其他可知也李陽冰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其言雖誇亦未可概薄之也昔張旭之繼伯英鍾紹之法元常如薪傳火光燄相續懷素古釵脚魯公屋漏痕褚河南印泥

畫沙張長史公孫劍器莫不變化神明極才盡致字不易傳如此承惠孟津書帖披玩不忍釋手來教云世知其書變幻莫測不知其一準於法可爲孟津真知己也孟津詩古文自成一家其書則必傳無疑世論瓌瓌不足輕重此書數紙爲尤佳絕安知千百年後不有刼之江波槌胸嘔血而索之者乎陽冰誇語作者自言願吾子雅相珍重之

莫秋水 廷韓與曹芝亭

惡扇不能作佳書如美人行瓦礫中雖有邯鄲之步無由見其妍也一笑

盛鏗侯 于斯與汪次舟

奇書古搨不遇鑑賞家寧落咸陽一刼

夏樂子 荃與程奕先論書法

書稱龍躍鳳翥至今以爲美談書法眞難學也昔米海岳善書自稱僅得爲  
刷字匠若東坡山谷止稱描字劃字耳如弟不知何法乃敢較字不將東都  
乞覓同類遺笑乎

又寄查二瞻索書

聞足下僑寓白門問字者珠履滿室知張顛池水皆黑智永焦葉成塚矣欣  
羨欣羨不佞近結一廬雖在西湖而實居人境幸而種花幾株可爲詩畫之  
助欲顏其廬曰泊菴堂曰花間草堂苦時人不善大字敢求椽筆一揮使蓬  
萌生色又有一聯題曰風雅怡情不羨石渠天祿園林適意何夸綠野平泉  
老來命意如是總期立就慰我遐矚

又答泡影索書



坐古藤床磨斲髓墨掃魚繭箋豈非人間快事但恨米顛刷字不得爲右軍  
龍躍虎臥耳漫就奉報

刻彫

高爾達士與陳觀瀾

僕素碌碌無他能印章一道置而不問但過兄齋頭圖書盈案皆出自手筆  
幸不我遐棄俯而晉教論者謂篆法之妙當以秦漢爲師而兄獨曰非僅以  
秦漢爲師尤貴師其變動入神耳僕轉語陳簡侯乃深服其言之爽蒙貺印  
章果盡篆法之變將來一燈遠追秦漢寧特擅勝時賢也哉

胡楨菴文祥東郁石麓

篆刻有八體猶繪事有六法稱繪品之神雋者不曰意見越俗則曰體格超

凡不曰筆未到而勢已吞意方定而神已動則曰寄妙理於放縱之外出新意於變化之中若工篆刻者方圓適宜屈伸維則增減合法中之法疏密得神外之神稱爲神妙至品亦誰曰不宜然求諸當世實難多覩不謂登籀斯之堂入秦漢之室者乃有石麓先生也先生章法典逸刀法圓勁正如周昉寫真兼得其神情笑語今印正行而斯世始獲覩正面目矣

胡楨菴文祥致岸蕢又姪

老姪孫翩翩佳公子也負雋才蛾子時術之餘輒喜伐中山褫赤眼子裘學張思聰作鳳凰翻身故事每一落紙凡茲馳驅文翰差次點畫者莫不交讓岸蕢出一頭地迺復以作書之理即以通作篆之意執寸鈇攻堅城印泥劃沙五體具備凡俗自詡兄頡籀而弟邈斯者又莫不袖手咋舌交讓岸蕢出

一頭地因思篆刻小道心神寄焉便駸駸乎日進意不至駕秦軼漢不已則夫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意不至鐫名仕版縮銅章佩金魚俾諸印纍纍者莫不拱手交讓一頭地斷斷不已蓋可知矣贊岸以我爲知心否

周百安圻與王壽格

足下癖印不下僕所藏雖未如僕向時之多精卒三千勝疲兵十萬矣僕所藏多散在貴人家足下慎守弗失展此帙如入金谷園頗思吾家三徑五柳也

又與濟叔論印章

僕沈湎於印章一道者蓋三十餘年於茲矣自矜從流溯源得其正變者海內無僕若間嘗謂此道與詩同宋元無詩至明而詩始可繼唐唐宋元無印

章至明而印章始可繼漢文三橋力能繼古然未脫宋元之習何主臣才能自振終未免太涉擬議世共謂三橋之啟主臣如弇州所謂陳涉之啟漢高者其所以推詡主臣至矣然欲一主臣而束天下聰明才智之士盡頰首斂跡不敢毫有異同於其間勿論勢有不能恐亦數見不鮮故漳海黃子環沈鶴生出以款識錄矯之劉漁仲程穆倩復合款識大小篆爲一以離奇錯落行之欲推倒一世雖時爲之歎亦勢有不得不然者三橋北地主臣歷下子環鶴生其公安歟漁仲穆倩實竟陵矣明詩數變而印章從之今之論詩者雖極口詆竟陵然欲其頰爲黃金白雪百年萬里亦有所不屑今之論印章者雖極口詆漳海然欲其盡守三橋主臣之努力加餐飯痛飲讀離騷凜不敢變亦斷有不能故漳海諸君子甘受人符籙之誚毅然爲之死而不悔者

彼未嘗不言之有故執之成理也僕常合諸家所論而折衷之謂斯製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止奇者亦醇故嘗略近今而裁僞體惟以秦漢爲師非以秦漢爲金科玉律也師其變動不拘己耳寥寥寰宇罕有合作三十年來其朱修能乎次則邵僧彌顧元方次則萬年少江皞臣陶石公程穆倩薛穆生諸君子往矣存者獨石公穆倩穆生耳然三君各有其長亦有所偏求其全者其吾濟叔先生乎先生能以繼美增華救此道之盛亦能本繼美增華救此道之衰一燈遠繼秦漢而又不規規於近日顧氏木板之秦漢變而愈正動而不拘當今此事不得不推吾濟叔矣

又

君有所不足於市石耶漢玉之外妙莫過於市石凍則其最下者耳不肖著

老坑凍最多亦復最善兩年以來盡賣錢餬口買者但欲得吾凍耳豈知好  
手鐫篆便亦隨之去耶彼買凍者即得妙篆勢必磨去易以己之姓名故市  
石之形百年如故凍入一家則矮一次不數十年皆侏儒矣不肖凍章無一  
存而妙篆反因市石巍然如魯靈光誠哉漢玉之外妙莫過於市石也足下  
苟愛惜妙篆永永戒鐫老凍專力市石

又

先生云近日作印章不必用意自有配合之妙得之不肖之詩文謬矣謬矣  
不肖之詩文近日少少曲折如意者從先生之篆之鐫之詩之畫寥寥數語  
札子種種悟入耳爲此言似吾兩人交相譽吾兩人豈交相譽者第不肖微  
窺先生所作半月來實實更進數層不肖動筆亦實實略異往昔所以然者

者吾兩人交相動耳世間絕技源流總同世人所以不可傳者無他坐使人無所動耳不肖得先生一字而心動先生得不肖一字度亦未嘗漫然於中交相動則交相引於幻渺不可測惡有所謂譽哉今人滿部詩文大套印譜細細搜尋總如疲牛拽重車入泥淖中何處使人動及讀班馬諸傳記便欲哭欲歌見坐火北風圖便乍熱乍冷拾得古人碎銅散玉諸章便淋漓痛快叫號狂舞古人豈有他異直是從千百世動到今日耳先生以爲然不

夏樂子 荃寄王綸子索圖書

史籀去遠蔡中郎不再生李斯坑儒賊耳不足稱當今後來居上者綸子而已近聞足下鉄筆愈堅鉄心愈壯石性雖介亮不足當巨手一劈足下能念舊爲作一篆二篆者乎弟當延頸而待

文具

李笠農與顧碩甫論硯

硯無美惡發墨者佳所貴乎端溪者以其能受墨也若徒有端溪之名而無發墨之實是西子而石女潘安而寺人矣名雖美將安用之

顧之璣與友

穎客某者製筆甚佳頗稱神利足下正在應試幸進而試之援筆疾書風雨蛟龍奔走腕下未必非資于某也况其懷器而來江郎賞拔不致沈淪當亦無恨

程石友惠墨柬謝

醉後不律妄裁寄薛濤一箋不覺有龍腦之香噴人席上醒問陶泓先生乃



知爲石友命客卿寄來贈也謝謝

又薦筆友

敵友毛元銳俠士也每與之遊戲文章則一揮而就至老猶能逃情山水作梅道人黃大癡數幅松滋侯招之則赴薛校書促之斯行更與陶泓公磨礪最深故著書抗疏聽其自是元銳字文鋒家在管城敢薦之席上惟足下試之

夏樂子荃柬友惠硯

承惠佳硯真端溪名賢也洗盡寒雲磨成曉霧知非尋常頑石矣况鸚鵡爲  
睛明燦易辨澄泥龍尾退避三舍若使海嶽復生定當袖之而去謝謝

張瑤星鹿徵上紫淀老人

從驚濤雪浪中得天然硯子兩片其質如玉其光如鏡其受墨如馳而舐筆如濡端歛不能及也恨坡公未及知使鼉磯浪得名耳敬上一片以助橫掃疾書之興

又柬謝汪石子惠紙

香太守膏潤天下究累汗名管城子橫掃千人終成老禿玉版禪真高潔上人也承惠白紙松花堅夸魚繭弟可不向蕉林乞殘葉矣愧乏三都將何以報

又與友

墨之陳者愈久愈佳一落硯上隔宿輒不可用此如人之才智蘊於胸中畢世不腐纔做過事不堪重提如效田單火牛也

玩具

張履安國泰與友

昨於友人案頭見所設紙器數種精巧特異不獨取錦全得宋製而款式亦極雅潔當不數近日所稱名手也及詢所由來云係雲間友人所惠而未詳其爲何許人大抵此君必博雅蘊藉者蓋胸中無濁塵故腕下方無濁氣眼底無俗氛故世間方無俗器譬如繁英舒放時忽使叢薺互植列棘不除即號習家園固已敗人清興多矣仁兄幽窗位置皆屬珍玩所少者似太濃豔耳古人一石一木必須安頓天然紙器雖微何可無一二以助逸韻耶頃向華亭親識訪之矣若遂所慕容分愛相貺必不靳也

音樂

章羣如玉琳與琴僧

昨坐碧梧修竹間靜挹妙理覺廣陵未散高山流水去我不遙胸中萬斛塵  
不知消屏何地始知上人能移我情也僕耳媿中郎識慚叔夜知音非鍾子  
期慮上人膠柱碎琴不輕爲我彈者何圖揮素軫撥涼絃如聞鈞天而聆廣  
樂哉異日偕一二賞音客造蘭若再思滌耳一聽能不厭其多事否

金石

金正希聲寄歐侖山

赤烏碑經千餘年已無影響而六朝已前間有之如南中三段石是皇象書  
亦沅江九肋鼈耳不多見也故老言今留都通衢作石板車馬蹂躪者多六  
朝古碑世有陵谷得還舊觀不知逮耳目否也一笑

余少好爲攷古之學凡前賢手牘有涉及藝事者流覽所及輒隨手擇錄投置篋衍積久成帙喜其於攷古之學足資參證今特爲編次刊行之所錄多明清初諸老之作蓋我國藝術極盛時代後有所得當續錄也野殘記

論世道人心

世道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夫世道者，猶如江河之有流，人心者，猶如舟楫之有舵。若夫世道不修，人心不古，則國家之亂，如風之吹草，不可支也。

昔者聖王之治天下，必先正其身，然後正其家，然後正其國，然後正其天下。此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也。

夫君子之於世也，必先立其志，然後修其身，然後行其德，然後成其業。此所謂立志、修身、行德、成業之序也。

世道之衰，由於人心之散。人心之散，由於利欲之熾。利欲之熾，由於教化之廢。教化之廢，由於聖王之不繼。

嗚呼！世道之衰，人心之散，利欲之熾，教化之廢，聖王之不繼，此皆由於世道之亂，人心之亂，利欲之亂，教化之亂，聖王之亂。

論世道人心

世道之衰，人心之散，利欲之熾，教化之廢，聖王之不繼，此皆由於世道之亂，人心之亂，利欲之亂，教化之亂，聖王之亂。

嗚呼！世道之衰，人心之散，利欲之熾，教化之廢，聖王之不繼，此皆由於世道之亂，人心之亂，利欲之亂，教化之亂，聖王之亂。

嗚呼！世道之衰，人心之散，利欲之熾，教化之廢，聖王之不繼，此皆由於世道之亂，人心之亂，利欲之亂，教化之亂，聖王之亂。

嗚呼！世道之衰，人心之散，利欲之熾，教化之廢，聖王之不繼，此皆由於世道之亂，人心之亂，利欲之亂，教化之亂，聖王之亂。

(B)  
908.1  
4435  
1936  
v.3  
no.10  
~<sup>4</sup>  
0376622

(B)  
908.1  
4435  
1936  
v.3  
no.10  
pt.4